

“爸爸，我回来了”

——红岩烈士吕英儿子吕亚丹回乡寻根

核心提示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第十个烈士纪念日。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日报今日推出特别报道，讲述吕英烈士的儿子吕亚丹从重庆到四川“寻根”的故事以及安葬李其川烈士背后的感人故事。

亚丹回到家乡，端详父亲的照片。
九月二十六日，四川汉源清溪镇，吕英烈士的儿子吕亚丹。

记者 尹诗语 摄影 视觉重庆



我市已为128名烈士找到亲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无名烈士“有名”，为英雄找到亲人，已成为一个“抢救性”的工作。记者从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近年来，我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积极开展为烈士寻亲工作，目前已为128名烈士找到亲人。为烈士寻亲活动，已成为我市烈士褒扬工作的一张名片。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9月26日，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清溪镇吕英烈士故居，一位耄耋老人在川渝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陪同下，端详着这里的一砖一瓦。

这位老人是红岩烈士吕英的儿子吕亚丹，父亲牺牲的时候，他刚满7岁，如今已是81岁高龄。在“川渝携手为英烈后代寻根”活动中，他回到睽违73年的家乡。

“我是他的亲儿子”寻根之旅出现三个惊喜

“川渝携手为英烈后代寻根”活动缘起于四川省雅安市的烈士文献资料收集工作。

雅安市汉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何彬介绍，2022年汉源县烈士陵园建成，配套修建的烈士纪念馆拟于2024年落成，为收集馆藏史料，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汉源县党史研究室、汉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组成了烈士文献资料收集工作小组，其中吕英烈士的史料是重点寻找内容之一。

“吕英，原名吕孝，1918年6月出生在四川省汉源县清溪镇，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1949年1月，吕英在去成都途中，被叛徒出卖被捕，押解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31岁。”汉源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史料有这样一段记载。

何彬说，到重庆之前，他们能肯定的是，吕英是汉源县清溪镇人，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监狱。汉源县现存的吕英相关史料有限，他们此次寻找探访的最大期望，就是想找到一份吕英的烈士证明，陈列在烈士纪念馆。

8月底，工作小组来到重庆，收集吕英烈士有关史料。他们首先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在“红岩先烈英名录”上看到了吕英的名字。

工作小组又和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在这里取得重大突破：原来，吕英还留有后代，烈属就登记在重庆渝北区龙山街道。这与汉源县县志、地方志的记载中吕英“无后”有所出入。

拿到吕英儿子吕亚丹的电话后，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袁永涛迫不及待拨通了：“喂，您好，请问您是烈士吕英的儿子吗？”老人立刻回答：“我是，我是他的亲儿子！”

工作小组欣喜若狂，第二天就在重庆方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渝北区龙山街道松石路社区登门拜访吕亚丹。

得知来意后，吕亚丹老人从柜子里捧出两份证明，一份是195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属优待证明书》，一份是2014年10月14日民政部换发的新版《烈士证明书》，工作小组如获至宝。

这次登门拜访，工作小组还有第三大惊喜：吕亚丹还收藏着一张清晰的父亲照片。黑白照片上的吕英大约20岁，白衬衣、中分头、高鼻梁、厚嘴唇，一副文质彬彬、风华正茂的学生模样。这张照片与四川方收藏的烈士照片属于不同时期，对汉源县的史料收集非常有帮助。

“现在，我们认证了吕英是汉源籍烈士，吕英将登上汉源县‘烈士英名墙’，他的史料将在烈士纪念馆展示出来，汉源县县志、地方志还将修改关于他‘烈士无后’的记载。”何彬表示。

打开尘封已久的回忆 有生之年想回家看看

工作小组的到来，打开了吕亚丹尘封已久的回忆，吕英烈士的故事拼图，在吕亚丹的讲述中得以完善。

原来，吕亚丹并非吕英留在世上的唯一血脉，吕英和妻子刘静华育有三个子女：吕宁平、吕亚丹、吕时健。

吕亚丹说，爸爸和妈妈都是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在组织安排下，父亲长期在康定、天全、芦山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大邑地区领导100多人的地下武装。

“小时候爸爸不常在家，但一回家总会抱抱我们，掏把瓜子给我们吃，教我们读书识字。”老人说，父亲被叛徒出卖后，时局变得异常紧张，为躲避国民党特务抓捕，妈妈将他们三个孩子分别拜托给信得过的，藏进了山里。

1950年，汉源解放，母亲跟着解放军回来，父亲牺牲的消息也传来了。

他清楚地记得，一个下午，妈妈把三个孩子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爸爸在重庆渣滓洞牺牲了，他受尽了拷打……”7岁的吕亚丹和9岁的吕宁平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牺牲”，顿时大哭起来。3岁的弟弟懵懵懂懂，看着妈妈和姐姐哥哥抱在一起哭，他哭得最大声。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讲到这里，吕亚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父亲过世时我只有7岁，但却影响了我一生。”父亲吕英牺牲后，吕亚丹三姐弟随母亲改

嫁给吕英的胞弟吕永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母亲、继父到西昌工作。

“你们父亲是最坚强的人，钢铁般的人。”“你们是烈士的后代，读书要争气。”……母亲刘静华秉承家风，十分注重孩子教育，总是这样告诫他们，三姐弟也十分争气，都考大学，大姐吕宁平是物理学博士。

岁月悠悠，三姐弟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再回过家乡汉源，每逢清明节和“11·27”烈士殉难日，在重庆的吕亚丹作为代表，到歌乐山烈士陵园祭拜父亲。

“我多想回家乡走走，看看我和爸爸妈妈、姐姐弟生活的地方，走一走儿时的石板路……”在吕亚丹的念叨中，龙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李梅悉心察觉到老人的心愿，上报到渝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通过与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多次沟通、反复磋商，由渝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起的“川渝携手为英烈后代寻根”活动正式启动。

和78岁表妹手牵手 再走老街石板路

9月25日，在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陪同下，吕亚丹和妻子刘乾惠经过7小时车程颠簸，风尘仆仆抵达家乡雅安汉源，车门打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等候已久。

“亚丹、亚丹，你是亚丹！”老人上前，目光停留在吕亚丹脸上。

“你是？” “我是蓉玲啊，你是亚丹哥哥，你挺像舅舅的。”

“啊！蓉玲，你老了，我也老了！”来之前，吕亚丹以为在汉源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谁料渝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辗转找到他78岁的表妹古蓉玲，并把她接到了现场。

吕英烈士牺牲前，两位老人都居住在吕家的祖屋，一起玩耍、打闹。走在清溪镇老街的石板路上，81岁和78岁的两个老人手拉着手，开心得像两个孩子。

在回家路上，吕亚丹走得很慢，他努力注视周遭一草一木，不时陷入回忆中。

“这条水沟的水是从泥巴山上流下来的，以前家家户户吃、用、洗，都是这个水。”“我记得小时候妈妈生病，我就是走过这条路，出城门去请医生。”……

吕家旧居是一排两层楼木结构老屋，依然保持着原貌，只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变得愈加沧桑。这里如今叫作清溪镇富民村三组，现在的户主龚俊珍已在此居住了50年。

听说来者是烈士吕英的后代，龚俊珍赶紧把吕亚丹、刘乾惠迎进屋。老人摸摸、那里看看，满满都是魂牵梦绕的儿时记忆。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吕亚丹说。

一场迟到的葬礼

——37年前牺牲的李其川烈士入土安葬

全市共有烈士纪念设施2537个

从2019年开始，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全市开展了烈士纪念设施摸底排查，组织烈士纪念设施数据校核工作，准确掌握了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基本情况。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烈士纪念设施2537个。按设施类型划分：共有烈士陵园127个（含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墓区17个），陵园内外烈士墓2045座，烈士骨灰堂2个，烈士英名墙30个，纪念馆2个，纪念碑23个，纪念碑175个，纪念亭19个，纪念塔8个，纪念塑像68个，纪念广场34个，旧址、碑林等其他纪念设施4个。

□本报记者 杨锐军

9月25日上午10时，天空飘着细雨，沙坪坝区松鹤陵园安静肃穆，李其川烈士入土后的首个烈士纪念日祭奠活动在这里举行。

“弟弟，你如此年轻就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为你感到很骄傲！请你安息，以后每年都会来看你。”在李其川烈士的墓碑前，姐姐李其玉悲痛不已，忍不住眼泪直流。

直到牺牲的消息传来 家人才知道他去了前线

李其川，生于1965年，沙坪坝区土湾新生村人。1982年入伍，生前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35917部队战士，1986年7月在老山执勤时牺牲，享年21岁。

“当时弟弟提出要当兵，我和妈妈是不同意的，毕竟他是家中最小的，部队又远，实在怕他吃不消。”李其玉回忆，弟弟在部队的三四年时间里，家人最开心的事就是收到弟弟的来信，但他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在当兵3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期间，李其川接到部队马上集合的命令，只好与家人匆匆告别。而这一别，竟成永诀。

“他看上去健壮了不少，不过皮肤黑黢黢的，脸上起了很多皮。”李其玉还记得，那是1986年4月，在菜园坝火车站把弟弟接回家后，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聊起接下来的打算，李其川说，想继续在部队，比如去读军事院校。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李发明的支持。

然而，前方有令，刻不容缓。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好好团聚，李其川匆匆背上行囊，奔赴远方。

6月，家人收到李其川的报平安信，说回到部队一切安好，信里只字未提其他事宜。9月初，家人又收到了李其川的来信，说自己在部队挺好，请家人不要担心。

1986年临近中秋之时，李发明突然接到了厂里的电话，让他到办公室去一趟。刚走进办公室，李发明就看到穿着军装的人、厂里的领导和同事坐在里面，他瞬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李其川在7月24日凌晨冒雨执勤时，山体



九月二十五日，沙坪坝区松鹤陵园，烈士李其川的姐姐李其玉向弟弟的墓碑献花。

记者 郑宇 摄影 视觉重庆

发生滑坡，被压在工事里，不幸光荣牺牲。”部队领导告诉了他这一噩耗。

得知小儿子牺牲，李发明一下昏倒在地，同事们把他背回家里。在家中等待的母亲亦悲痛欲绝，多次哭昏过去。

为了表彰李其川的英雄事迹，兰州军区将他编入赴滇参战部队烈士英名录，给他追记三等功，并追认为中共党员。

在李其川的遗物中，有一封未寄出的家书。“这封家书其实就是弟弟上前线前写下的遗书。他被召集回部队就是接到了上前线的任务。直到牺牲后，我们才晓得弟弟去前线了。”李其玉哽咽着说，原来他们当年9月收到的那封信并不是弟弟写的，而是他的战友模仿弟弟的笔迹写的，只是为了让家人安心。

在那封将近三页纸的遗书中，李其川这样写道：“家里的房子很小，一家人挤在里面，希望组织能合理解决一下家人的住房问题，姐姐的工作也麻烦能不能安排一下……”

字里行间，全是李其川对家人的想念与不舍。

烈士遗骨一直未安葬 父母临终留下遗嘱

1986年9月7日，李其川被沙坪坝区政府追

授为烈士。烈士骨灰被部队送回重庆后，存放在石桥铺殡仪馆。

“当时刚好又是中秋节，大家送了月饼，可是我们一点都吃不下。”李其玉回忆，她和母亲还埋怨父亲，如果在第三年就让弟弟转业回家，弟弟就不会牺牲了。

1987年，全家人搬到了新家，是单位分配的新房子，三室一厅，有60多平方米，李其玉的工作也从原棉棉一厂车间调到了房产科负责收水电气费。

自李其川牺牲后，他的骨灰盒一直放在殡仪馆。李其玉说，弟弟21岁就牺牲了，这是父母一生最大的痛，对家庭的打击太大了，所以前几年并没有想过要安葬弟弟，父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大家都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

“另一方面，父母想着可以经常到殡仪馆看看弟弟，摸摸骨灰盒，跟他说说话，就像弟弟从未离开一样。”李其玉告诉记者，随后那几年，每年她都会陪着父母到殡仪馆，给弟弟的骨灰盒擦拭灰尘，放上水果，再念叨几句，心情才不会那么沉重。

2006年，哥哥李七一因病去世。同年，母亲生病，为了照顾母亲，他们一家便再没有去过殡

仪馆。2008年母亲离世，李其玉又陪着父亲去了一趟殡仪馆。

不善言辞的父亲默默流着眼泪，拉着李其玉的手跟她：“这么多年，你弟弟一直躺在这里，其实我和你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小儿子入土为安，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妥。”

2011年，父亲去世了。李其玉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但她自个家境不宽裕，了解到下葬要好几万，她只能四处打听求助。

烈士英魂得以安息 终与父母“团聚”

去年3月，李其玉找到了沙坪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听说她想打听安葬烈士一事，该局优抚科工作人员唐浩然立即把她请到办公室，把李其川烈士的详细信息一一进行登记。

“李大姐，你既然找到我了，我肯定帮你把事情办好。”唐浩然回道。

李其玉唯一的诉求就是希望弟弟能够入土为安。随后，唐浩然与同事开始对李其川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并到石桥铺殡仪馆核对骨灰盒的名字和照片，同时协调殡仪馆减免了近几年骨灰盒存放未缴的费用。

在核实身份后，沙坪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方案，请李其玉选择安葬墓地。

沙坪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简哨兵介绍，由于沙坪坝区除了红岩魂广场外没有专门的烈士陵园，退役局专门联系了其他区的烈士陵园。李其玉表示距离都较远，退役局又为她挑选了几个本区的陵园。最后，李其玉选定了父母安葬的松鹤陵园。

今年1月13日，沙坪坝区在松鹤陵园烈士集中安葬墓区为李其川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当日现场，工作人员庄重地捧着烈士骨灰盒缓步走入陵园，将烈士骨灰盒轻放在礼台上，小心擦拭骨灰盒并覆盖国旗。奏唱国歌、宣读祭文、默哀致敬之后，工作人员将烈士的骨灰盒护送到烈士墓区安葬。

青山埋忠骨，丰碑蕴英魂，烈士父母的遗愿终于实现。

“父母最宝贝的就是我这个小弟，如今他们能一起长眠于此，父母的在天之灵也算得到宽慰。”李其玉说。